





天津市图书馆

1957.11.11

所不寡今江淮形勢表裏連亘數千里之間爲
襟喉抗制之地者不過承楚襄漢合肥耳承楚
北通清河舟行甚便其在形勢最爲要衝襄漢
下徹武昌糧運可出則爲次之合肥旁通大湖
自湖抵江輕舟所行則又次之若大兵連屬盤
據要害間道之來似無所施曩以兵勢不張望
風奔潰虜之所向如磯坦塗或整陣而來乘間
而至緩急如意誰其禦之陛下講武訓戎頗爲
精銳方且以數路之兵直臨敵境尚慮夫間道

諭楊沂中大
發劉猗全軍

劉猗將為遁
計

論用兵之道

以氣為王川

諸婁大臣絕

若川陝荆襄

或有突入者耶至於先示弱以啖我後出強以

用奇此在兵法固亦有之當求所以破敵制勝

之策不當謂其計出於此而但已也

浚奏楊沂中破劉猗疏

浚論邊士利害奏

浚論戰守利害奏曰臣契勘承楚諸軍家屬錢

糧傳聞盡徙內地聖意必以虜議大入先伐其

謀未為失策惟戰守之備益當嚴備益通泰得

失則江浙不能安居而歲失鹽司一千三百餘

緡所繫利害非細。且虜以淮東有戰無掠。則必
 窺川陝荆襄為上流攻討之計。當委大臣總治
 以壯形勢。兼使南下之師。不得一意江浙其勢
 必分。夫兵之聚散不在形跡之間。在於精神心
 術運動之際。符堅王莽之兵非不聚也。一戰而
 潰。漢高駐軍京洛。韓信出山東。彭越往來梁楚
 之墟。黥布用兵於南方。相去千里之遠。而兵勢
 如常山之蛇。楚以困樊。卒之期會於垓下而敗
 焉。其事可以為法。

論邊警有急
 當先料之于

心無戒於間
譟輕出號令

論用兵之道

貴在專

進王朴平邊

策

又進王朴練

兵策

請定志於內

以息浮議

趙元鎮論沿

江之民不可

相捍禦之兵

今之縣官不

可用為統兵

之將

請俟胡騎渡

楊子廼幸浙

浚又議間諜

浚又論用兵

紹興間浚進王朴平邊策故事

浚又進王朴練兵策

浚又論戰守利害疏

趙元鎮論防江民兵奏

元鎮論親征奏

元鎮又論親征奏

元鎮又上奏

西

請下哀痛之

詔捐內帑之

金

論用兵重慎

請定廟勝之

策

胡銓請戒諸

將持重

元鎮又上奏

樞密院編修官胡銓上奏略曰古之論兵者設

戒於詩則以薄伐為美設戒於書則以班師為

善設戒於易則云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設戒

於春秋則曰兵民之殘也而前哲亦有彭祖觀

井之諭夫彭祖之觀井也自係大木加之以車

輪覆井而後敢觀其畏如此近日道路之議皆

謂逆亮之敗機不可失宜一舉而空覘庭然後

為快臣竊以為過矣夫王者之師必萬全而後

動不輕舉也。不得已而後應。不先發也。機雖不可失。然虜亦未可輕。雖先人有奪人之心。然必有以善其後。臣願陛下練兵選將。鬼乘補卒。張皇六師。聲言大舉。而實不出境。陰拱以觀其釁。蓄銳以待其衰。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密戒諸將。務爲恃重。如彭祖之觀井。財社稷之福也。

銓又上奏

紹興二年兵部侍郎蔡崇禮論進討固守利害

奏

李綱論今日
四年是舉
西京崇福宮李綱上言
各日陛下

李綱論今日
不可爲退避
之計

四年提舉西京崇福宮李綱上言略曰陛下慨
出英斷將親搃六師以臨大江虜之退屈已在
日中然臣謂解雜亂紛糾者不控拳救鬪者不
搏搃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爲解耳昔人用
兵多出於此魏趙相攻齊師救趙田忌引兵以
趨大梁則魏兵釋趙而自救齊師大破之於馬
陵。兵家形勢從古已然。今僞齊悉兵南下其境
內必虛而岳飛新立功於襄漢其威名已振亦
旣班師屯於武昌僞齊必不虞其再至也陛下

奏議

卷三十三

五

儻降明詔。遣岳飛以全軍間道疾趨襄陽。更摘
湖南北驍將銳兵爲之繼援。命信臣總統。乘此
機會。擣穎昌以臨畿甸。電發霆擊。出其不意。則
僞齊必大震懼。呼還醜類。以自營救。王師追躡。
必有可勝之理。此舉非惟牽制南牧之兵。亦有
恢復中原之兆。此上策也。朝廷或以茲事體大。
饋餉之費。調發之煩。倉卒未能辦集。則鑿輿駢
蹕江上。勢須號召上流之兵。如岳飛王瓌及湖
南北諸將部曲。除留屯外。各摘精銳軍馬。盡集

官私舟船。逐路應副錢糧。命將統率順流而下。旌旗金鼓。千里相望。以助聲勢。則敵人雖衆。豈敢南渡。仍詔韓世忠。劉光世帥其全師。進屯淮南。要害之地。設奇邀擊。絕其糧道。賊必退遁。保全東南。徐議攻討。此中策也。萬有一借親征之名。爲順動之計。委一二大將捍敵于後。則臣恐車駕旣遠。號令不行。諸將無應援協濟之謀。卒伍有潰散標掠之勢。士氣旣索。人心不固。控扼一失。其守賊得乘間深入。州縣望風奔潰。其爲

吾患有不可勝言者矣。此最下策也。

情約岳飛兵相為犄角以

行陳祭

請乘時進臨

鎮江

請以持重用

兵以多筭取

勝無為議和

者之所幸

綱為江西安撫制置大使時上言

綱又上奏

綱又上言略曰。臣嘗推原古人用兵之意。比較

今日主兵者之失。大略有四。夫兵貴精不貴多。

多而不精。反以為累。王邑百萬而破於光武之

三千。苻堅百萬而則於謝玄之偏師。用此道也。

又况將兵如將將。多多益辦。唯韓信能之。月餘

在有分量。今之諸將。貪多務得。見他人之兵則

垂涎以務并吞。初不自量其智力。冗食既多。坐
耗國用。疲劣弗簡。遇敵先奔。一大將連十萬之
衆。未聞有敢深入而建奇功者。此不務精而務
多之過也。將貴謀不貴勇。勇而無謀。適爲敵擒。
故昔之善將兵者。或深謀於己。或廣謀於人。韓
信背水而陣。示以大將旗鼓。使敵趨利。拔趙軹
而奪其城。遂以破趙。將士皆莫能知此深謀於
己也。得李左車西向而師事之。遂傳檄而定燕
。占此廣謀於人也。周亞夫亦然。其謀於己則堅

壁不戰以困七國之師。志慮一定。雖梁孝王不能奪者是也。其謀於人。則聽趙涉。遮說走藍田。出武關。抵洛陽。直入武庫。擊鳴鼓而駭諸侯者。是也。善將者莫不如此。而今之大將。號爲出羣帥之右者。不過勇猛敢進。未聞長慮却顧。虛心下士。以謀爲先者。求其據形勢。中機會。料敵制勇。不戰而屈人之兵。豈可得哉。此不務謀而務勇之過也。陣貴分合。合而不能分。分而不能合。皆非善置陣者。諸葛亮以石布八陣圖於蜀江。

水中。晉大司馬溫見之曰。此常山蛇勢也。擊首
削尾。應擊尾則首應。擊其中則首尾皆應。非能
分能合。何以至此。自金人思陵以來。未聞諸將
有與之對壘而戰者。率皆望風奔潰。間有略布
行陣。爲其突騎所衝。一散而不復合。於古人置
陣之意。豈不相遠哉。魚麗偃月。平銳曲直。陣形
雖殊。其欲能分合一也。合而不能分。則非所以
適變。分而不能合。則潰而已矣。古之陣法。皆能
制敵於部伍曲折之間。故諸葛亮以之擒縱孟

獲李光弼以之大破史思明而今之陣法徒爲
文具而不適用此不務分合之過也戰貴設伏
不設伏而直前使敵無中斷邀擊之虞皆非善
戰者北戎侵鄭鄭公子突謀爲三覆以待之衷
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昔之善戰者未嘗不以設
伏爲先山川林莽薈鬱深密皆可伐兵或誘之
以利而使前或示之以怯而使逐薄於險阻之
地擊其首尾而不得相援斷其腹心而不能相
支如猛虎陷於機穽之中鷹駭狼顧鮮有不甚

敗者。今之諸將。或有與敵相遇。惟務力爭。不求
謀勝。雖小有所獲。未聞大戮醜虜者。此戰不設
伏之過也。是四者。今日諸將之失願。陛下明詔
之便。知古人用兵之深意。則於折衝禦侮。致果
殺敵之方。非小補也。朝廷近來措置恢復。有未
盡善者五。有宜預備者三。有當善後者二。何謂
有未盡善者五。善制國用者。有生財之道。有節
用之法。有救弊之說。有覈實之政。有懋遷之術。
有闡開之權。審此六者。則雖養兵之多。何患乎

財用之不足。而朝廷初不留意於此。唯取於民之爲務。降官告給度牒。賣戶帖。理積欠。折帛博躍。預借和買。名雖不同。其取於民一也。上戶竭產。不足以供買官資之敷配。下戶絕食。不足以應科斗升之誅求。物力耗屈。人心驚疑。欲求久安。其可得乎。昔唐德宗急於用兵。而有除錢陌稅。間架之令。遂致奉天之變。今日誠不可不以爲鑒。此未盡善者一也。軍旅之興。糧餉爲先。而去年自江以南。縣地數千里。適有旱災。粒米惟

戰戰兢兢。餽餉民戰戰。相望於路。雖制西號。爲

艱穀價翔踊饑民餓殍相望於路雖制西號爲
豐稔然以一路而供江湖數路之求勢亦安能
有餘朝廷糴買數目雖多亦必未能豐衍王師
一出運漕飛輓何以能給議者謂當因糧於敵
臣竊以爲不然使敵人聚糧或有敗北焚蕩而
去必不使爲我有糧道不繼爲患甚大若欲取
於僞地之民則官軍抄掠甚於寇盜有違帛伐
之義失民望而堅從賊之心非計之得此未盡
善者二也金人專以鐵騎勝中國而吾之馬少

待以肯兵當之。飄暴衝突。勢必不支。平時不務有可以制鐵騎之術。而亟欲興舉。此未盡善者三也。夫用兵如奕碁。先能自固。乃能殺敵。今朝廷與諸路之兵。悉付諸將。外重內輕。指大臂小。平居已不能運掉。則緩急何以使之捍患而却敵哉。此未盡善者四也。臣於陛辭日。竊聞麻制以韓世忠岳飛爲京東京西路宣撫使。聖意可謂斷矣。然事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既有其實。乃可先其聲。昔韓信虜魏王。禽夏說。不旬朝破趙。

二十萬衆誅成安君於泚水上。故能發一乘之使。奉咫尺之書。使燕齊從風而靡。有其實故也。今吾軍初未嘗有其實。而遽以先聲臨之。其可乎。此未盡善者五也。何謂宜預備者。三中軍旣行。宿衛單弱。肘腋之變。不可不虞。此行在不可不預備者一也。江南東西。荆湖南北。兵將盡行屯戍。鮮少。敵人或有乘間擣虛之作。則將何以待之。此上流不可不預備者二也。海道去京東不遠。乘風而來。一日千里。蘇秀明越全無水軍。

則下流不可不預備者三也。何謂當善後者二。夫勝負兵家常勢。有勝必有負。勝之非難。持勝爲難。而况於負乎。藉使王師克捷。能復京東西地。則當屯以何兵。守以何將。金人來援。當何以待之。兩路之民懷戴宋之心。有來蘇之望久矣。既得其地。而吾之力足以覆護之。此當善後者一也。萬一得其地而不能守。得其民而不能保。兩路生靈。虛就屠戮。而使兩河之民絕望於本朝。則恢復之功難爲力矣。昔宋武帝長驅以復

開中而卒不能。有惟其善後之策。不先定故也。此當善後者二也。軍政既修。莫若小試。勒兵於山東。夫山東天下之陸海也。賊豫賴之以爲根本之地。與吾淮南境土相接。河渠相通。士馬易行。糧餉易致。宜令韓世忠率師先臨。繼遣劉光世爲之策應。張浚分兵以防江。岳飛重兵且屯襄陽。勿輕動以牽制其師。使不得應援。募敢死將士。由海道以擣其腹心。擇要害之地。控扼以斷金人來援之路。京東郡縣必有起而應者。撫

綬料理務盡其術京東可保乃可徐事京西此
今日之至計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二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三

吳郡

刪正

征伐

宋高宗時直龍圖閣李光乞車駕親征劄子

光又論守禦大計狀略曰關報劉光世張俊提

禦大敵三捷繼聞海寓慶幸然聞強虜擁兵淮

陽宿毫之間坐觀勝敗此其志不淺趙充國之

擊虜以殘滅為期孫權每戒江上諸將不貪小

利臣是以未敢以諸將奏捷為喜而方以金人

李光請力為保境之謀徐決親征之策論坐制強虜之術

大敵深入爲憂昔楊珉問失伺曰將軍前後擊
賊何以每勝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
忍我能忍以是勝耳漢祖與項羽對壘晉宣與
諸葛亮相持方形勢未便孤軍遠來未嘗與之
爭鋒周亞夫深壁以却吳軍光武堅營以降銅
馬此皆已事之驗今日虜僞布置必有主謀願
陛下勿輕此賊今朝廷所恃獨一韓世忠彼必
以精銳當之而劉麟輩出沒光黃廬壽間以牽
制諸將而分吾力金人必自淮陽以入楚泗若

社稷之靈，世忠足以禦之，則無復事矣。萬一衆寡不敵，便有瓦解之勢。昔楚屈原謂齊公曰：「楚國以方城爲城，漢水爲池，雖君之衆，無所用之。」魏文帝至廣陵，見波濤洶湧，歎曰：「此天所以限南北也。」兵法謂善守者，敵不知所攻；今陛下已據東南形勝之勢，敵人萬里遠來，投兵死地，利於速戰而不利於遲久。今不務重而誇一時之功，決一旦之命，臣恐正墮賊計，非策之得也。

光又進裴度平蔡故事

論蔡功惟斯
乃成

章誼請親帥
六師

請過靈浙右

勸耕兩淮

請兼張俊破

竹之勢遣將

搗李成巢穴

章誼乞親征奏

誼乞息兵愛民奏

誼乞遣將助張俊掎角李成奏略曰此者李成

怙亂於淮北馬進猖獗於江南陛下指授將臣

一舉而破馬進收筠州捷書來上士氣百倍然

李成方據江州之險外恃淮南之援聞張俊欲

提孤軍就攻其營旁無掎角之助又無首尾之

應乃頓兵堅城之下相持未決情見力屈則賊

復得志矣望乘張俊破竹之勢更遣一二將臣

擣其巢穴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一舉而疾決實

萬全之策也

誼又上奏

誼又上奏

誼又上奏略曰臣聞舒蘄鎮撫使李成之將馬

進圍犯江州屯兵廬山劫掠南康軍朝廷遣池

州安撫大使呂頤浩統兵討擊臣輒條陳六事

奪賊腹心冀收不戰之效一曰要結四隣之援

以破其輔車之勢二曰多遣撫諭之使以收其

誼作勵將十
參用土豪以

備劉豫

論李橫不可

不授

條陳破李成

六事

將士之心。三曰密用間諜以離其同惡之黨。四曰廣備舟師而絕其往來之援。五曰壓以重兵而受其來歸之人。六曰遠設伏兵而禦其奔樹之患。臣謂要結四隣之援者，今淮西有趙霖、史康民、淮東有岳飛、劉綱、王林、郭仲威，湖北有解潛、陳規，湖南有孔彥舟，京西有馮長寧，各宜遣使獎以溫詔，告以馬進、侵判之事，使之慎守對疆，屯據要害，繕甲治兵，勿與交通。若有師期，相為掎角，其或交通資給，生視越逸，當受同惡之

罰如此則四隣之援絕矣。臣謂多遣撫諭之使者，今李成所以不敢自歸者，以其擁兵自衛，遷延不朝，歲月已久，以范瓊爲戒也。若其將士則皆吾人，何罪之有？朝廷數遣重使，絡繹撫諭，哀其流離，憐其暴露，恤其老幼，失業之久而許其分屯就食之所，明其志義，自堅之意，而別其不與盜賊同惡之情形於溫詔，許其來歸，如此則將士感奮，知君臣之義，而畏服李成之心，可奪矣。臣謂密用間諜者，今李成身在淮西而侵盜

之兵間在江左朝廷罪其侵盜則曰叛將實然
伐其叛將則陰爲濟師是李成雖有爲盜之心
而猶知惡其名也臣願明降詔書使訓督馬進
收奪其兵而陰遣群士說客諭其黨與寵以高
爵啗以厚利許之分鎮使得自歸如此則李成
部曲必生疑異而黨與離矣使李成能制叛將
而休兵息戰則我之命令行矣又將何求使其
不能制叛將或陽收其兵而陰督之戰則我之
間諜可用也李成豈能久安哉臣謂廣備舟師

者李成受命爲淮南鎮撫自蘄黃越一江至南
康自南康又越一江乃至池饒今其將馬進之
兵實在南康屯於廬山則旣越一江矣彼必朝
暮徃來探伺應援互爲聲勢以恐我師願密詔
江西湖南多爲戰艦教習水軍分遣智將聽候
師期順流而下斷其歸路則南康廬山之賊絕
無後援可不戰而擒矣擒其前軍則淮西之師
震恐敢不聽命哉臣謂壓以重兵者馬進之兵
將本皆朝廷豈願拒抗王師哉特劫於盛強服

耳又况彼方乏食我飽而彼飢我逸而彼勞與其
事李成而取危亡孰若歸朝廷而就安逸若
遣重兵與之對壘而不接戰曠日持久馬進之
兵必扶老携幼棄甲投戈來歸者衆撫而用之
善而養之隨其才而官使之李成不走則擒矣
臣謂遠設伏兵者今李成見在淮南與南康池
饒對境將來問罪之師進至淮東近壓賊壘若
湖南有舟師之備則下流諸州太平建康宣州
等處皆宜設備以防奔逸蓋自大江而下此數

呂本中上恢
復之策

州者風利水駛數日而至彼將出奇以擣我虛
則腹背驚顧江浙繹騷賊得志矣今若密令數
郡戒嚴設伏待其衝至則成擒矣

高宗時幸建康起居舍人呂太中奏曰當今之
計必先爲恢復事業求人才恤民隱請明法度
詳審刑政開直言之路俾人人得以盡情然後
練兵謀帥增師上流固守淮甸使江南先有不
可動之勢伺彼有釁一舉可克若徒有恢復之
志而無其策邦本未強恐生他患今江南兩浙

科須日繁問里告病倘有水旱乏絕姦宜竊發
未審朝廷何以待之近者臣庶勸興師問罪者
不可勝數觀其辭固甚順考其實不可行太抵
獻言之人與朝廷利害絕不相侔言不酬事不
濟則脫身而去朝廷施設失當誰任其咎烏鳥
將擊必匿其形今朝廷於進取未有私毫之實
所下詔命已傳賊境使之得以爲備非策也

禁夢得論制
蓋到豫之策

提舉臨安府洞霄宮葉夢得上奏略曰逆臣劉
豫年踰七十初無遠略其子璘狂悖輕躁素不

三月。勒幾不得還。其下至有勸之降者。而王導
畏怯。不能察其虛實。縱之使去。符堅以百萬之
帥舉國來寇。謝安分授諸將。逆於淝水。一舉而
敗之。制敵之道。前事可見。

夢得乞下劉錡等討賊奏

夢得論漢高帝破秦項三策劄子

夢得又乞休兵養銳奏

夢得又乞下諸大帥臨陣審度賊情無落姦便

奏略曰。虜人用兵之謀。出我不意。以取奇効。其

請令劉錡李
世輔王德韓
世忠張俊進
兵劉光世招
撫
請法漢高誘
降用間制敵
之道
論暑氣方盛
請詔諸將還

屯益勵士卒

論虜兵三等

不可落其姦便

張守論李成不可不討者

兵見分爲三等。其一等淮甸京畿之民當先。其

次卽用河朔簽軍。然後以真番兵甲馬向前衝

突。以我下駟與彼上駟。以我上駟與彼中駟。以

我中駟與彼下駟。此孫臏之馬說也。而周訪討

杜曾亦嘗分其兵爲三甄。先以兩甄餌之。始用

精銳出其後。遂以破曾。若賊或出於此。竊慮諸

將不知。落其姦便。望行下大帥。更令審度賊勢。

不可欲速見小利。

御史中丞張守乞措置捕戮李成劄子

有五

虞允文請改

修馬船廣立

木柵以圖戰

勝

請圖京口戰

勝

虞允文上奏

允文又論江上事宜奏略曰。臣在采石探知逆
 亮引兵會於淮東。見開河於第二港。決艾陵之
 水。通出船筏。以窺京口。因李顯忠到軍。即與商
 量。令移時俊軍於馬家渡。而顯忠兼守之。輟李
 捧一全軍。又分采石戈船百艘來援京口。督府
 又留楊存中邵宏淵同力防托。庶保萬全。蓋臣
 以諸處探報。知虜兵不多於官軍。但彼合而我
 分。故強弱之勢。遂若相異。自虜得兩淮。其兵力

漸分。而糧草乏絕。人馬多病死。故急急於采石之戰。既已大敗。又將微幸於瓜州。今我之精兵聚於京口。持重以待之。一戰而勝。逆亮遁歸。無疑矣。臣每聞士夫之論。謂采石渡。礪砂夾馬家渡。大城堙。皆可爲憂。臣因親行江上。知其說有不然者。蓋虜自和州可以出舟於大江者。止有一楊林河。與采石河相對而已。餘皆下流。別無河道。可與大江相通。近李顯忠遣人深入探得。揚林河中。見今別無虜船。又官軍戰艦皆守河。

口則下流諸渡非所憂也。方逆亮住和州，窮日夜之力以造船，意謂必有大過人者。故采石初戰時，官軍所用船纔五之二，以其三寘上流。及天色垂暮，虜敗而走，又不敢大段追襲者，防其戰艦或出於不測也。今乃止百十小舟，殊無籠蓋遮掩。如州縣渡口所用者，便欲以當官軍戈船。臣知其伎倆已盡，無能爲矣。初虜涉淮，不旬日直抵大江之北。臣詢之將士，質之道路之言，皆云劉錡王權未嘗敢與虜敵相接，逡巡引避。

有一日走數百里者非戰而不勝之罪也。以此月八日之戰。當諸軍扶傷奪氣之餘。而舊將已去。新將未至。正人情危疑中。尚能大破賊軍。亟走虜酋。使建康蕪湖間民皆莫居者。士卒竊倚王人爲重。得以肆力於一戰也。自李顯忠到軍。臣與之款。知其忠義敢前。無彼我心。往時見士夫憂其反覆。以臣觀之。能立大功以報陛下者。必此人也。臣願以身保之。今淮西之地。雖云不守。而廬濠等州山水寨。民兵多存。近又漸復無

守而慮濠等州山水界民兵多有近又漸復無

為軍巢縣一帶已令池州官軍分屯守之則裕
溪大信口無虜船可入池黃之境可固而采石
上下必保無虞臣竊料之只得京口一捷則江
介之憂可去而兩淮之復度可不至甚費兵力
矣夫宜正其心而中其法其政可成而功可立

論諸軍大會
京口王剛往

禦泰州可以
制虜

張孝祥論練
兵擇將

兵多而不精則志不一而易潰曹操符堅之眾

是也。是故兵不可以不練。將欲專也將得其人。

陳淵請大修
政事

則兵雖不多亦足以取勝。赤壁合肥之役是也。是故將不可以不擇。

右正言陳淵論用兵必先修政奏略曰。臣嘗讀詩至周之小雅。觀文武成王所以致太平之效。與夫宣王所以成中興之業。其迹可得而言者。蓋自鹿鳴以至魚麗。文武之詩也。自南有嘉魚。以至菁菁者莪。成王之詩也。自六月以至無羊。宣王之詩也。孔子嘗以其世之先後而次第之。其意若曰。作於前者不如是。不足以爲文武。繼

於後者不如是。不足以爲成王。後之爲君者得此則治。失此則亂。六月之序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中國微矣。則失乎此者也。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則得乎此者也。夫自文武至於成王。其詩亦多目矣。一詩廢。則一事闕。苟有所闕。已不純乎文武之政。而况於綱紀文章蕩然大壞乎。彼宣王中興。非能舍文武之政以自爲也。補其闕而已。自六月至於無羊。補其闕之道也。蓋復境土必本於

攘夷狄。攘夷狄必本於修政事。政事既修然後兵可用。未有政事不修而先於用兵者也。蓋古者用兵能發之必思所以勝之。能勝之必思所以守之。發而不勝不如不發。勝而不守不如不勝。臣願陛下上思祖宗之所畀付。下念生靈之所愛戴。大修政事。使在我者無可乘之際。而在彼者有來蘇之願矣。

曹勛議淮上事宜

曹勛議淮上事宜狀略曰。虜寇兩淮。今若令淮東堅壁不戰。以益其膺。淮西由廬壽搗睢毫。以

攻其背舒斬一將連旗深入朝廷方追馬軍

師俾佐兩淮守促其期以速其至自光入蔡十

汴最邇宜出其不意急詔鄂渚由此進兵以

其巢穴水軍自淮入海以邀其餉道是皆昔人

師行捷徑

翰林學士汪藻乞分張俊軍馬策應狀

金人犯塞上召宰執對便殿將浮海避之左

射陳康伯持不可楊存中言敵空國遠來已

淮甸此正賢智馳騫不足之時臣願率先將士

汪藻論金人

于蔣山雨花

臺劄寨避暑

宜令張俊分

兵數萬順流

而下

楊存中請率

先赴敵

曾幾諫請和

有大害

宜令嚴密

委陳奉嚴

于靜山

到窮備金人

王之道請旨
金人叛盟與
吳北伐

北首死敵。帝喜。遂定親征之議。下詔進討。有

遣使詣敵求緩師者。集英殿修撰曾幾上疏

增幣請和。無小益。有大害。為朝廷計。正當嘗

枕戈。專務節儉。經武外。一切置之。如是。雖北

中原可也。且前日詔諸將。傳檄數金君臣。如此

奴隸。何辭可與之和也。帝壯之。曾幾曰。昔

紹興三十一年。王之道上奏。言北伐。其意以

朝野。其意以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三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四

吳郡 非知 剛正

征伐

宋孝宗隆興二年張浚上言

浚又奏邊事略曰臣聞漢兵利於夏是以宣王

有六月之師胡兵利於冬是以夷狄率秋高而

舉。方初冬時虜以虛聲臨我使我調發謹備不

得休息。及至春夏我得天時。廼欲歛兵藏跡。使

彼一無可虞。安居養牧。以俟深秋復來侵擾。此

張浚請於臨

淮縣築堡屯

步兵為斥埃

鎮江造船以

強弓弩手禦

敵

論春夏不當

歛兵

豈計哉。

請令吳璘指
置川陝

論牽制金海

浚奏川陝事宜

浚論東西牽制奏略曰臣非不知坐保江淮圖

安目前為可免戾而區區每思牽制此虜於東

方者非有他也顧以虜萃精兵於關陝東方空

虛不及茲時有以撓之用觀人心之變而坐待

賊虜回師僥力以事兩淮竊恐國家之悔為無

及矣臣近奏山東海舟利害亦非敢冒昧為之

蓋欲先張聲勢屯泊於海州一帶招收壯勇窺

伺機會庶幾此虜有後顧之憂而人心易離不

海上之兵
管持重海上
之與宜急為

李排事宜

伺機會庶幾此虜有後顧之憂而人心易離不能深入其與束手不為俟虜勢之張為有間矣

浚又奏虜勢及海道進取等事疏

浚又論牽制事宜奏略曰竊惟兵家之事必以謀勝古人用師彼出則我守彼歸則我入故晉悼公三駕而楚不能與爭漢高祖用韓生之說出兵宛葉以分楚力卒勝垓下諸葛亮祁山之師連歲數出竟以困魏而王朴安邊策亦曰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

實。蓋敵人。事力之強。必左制右牽。以乘其弊。而後可圖也。竊聞陝西吳璘之師。曾未幾月。與虜人大戰者。已至于再。此不可不爲之深思。蓋使此虜得志于西。則氣焰必熾。脅制蕃漢。聚兵邊陲。迫我臣屬。事固難處。使虜脫有敗績。則必形勢支離。上下攜二。幾不可失。使虜番屯列守。求以困我。則磨以歲月。變故多端。然則虜之勝負。與夫持久不決。皆有大利害存乎其間。倘坐視不問。貽憂異時。恐非計之得也。臣等欲先發舟

師奄出海道以搖山東。而令張子蓋駐兵盱眙。楚泗之間。李顯忠駐兵壽春花靨之間。蓄銳休卒。用觀其變。先立不敗之地。俾賊虜首尾奔命之不暇。見利則趨。知難則守。而潛遣忠義結約中原。機會蓋有可言者。虜聞我重師臨邊。其精銳往關陝者。又不敢輒呼之使還。人心憂顧。必致疑惑。而我師之在德順者。知吾有牽制之舉。將士之情。孰不奮作益堅鬪志。若皇天悔禍。虜之弱勢。畢露無餘。則豪傑響應。理無可疑。陛下

徐御六飛。來臨建業。力圖恢復。誠千載一時也。議者或謂此虜若復能竭國而來。吾將何以應之。惟完顏亮十年圖謀。一旦舉十萬之衆。深涉吾地。身殞衆遁。士馬物故甚衆。使亮復生。亦必不能再舉全師於今日。况葛王北有契丹之擾。西有陝右之敵。分兵州郡。處處屯守。其不能遽以全師復來明矣。今我諸軍久屯淮上。耳目所接。斥候固明。萬一此賊或冒昧一來。小則率衆抗禦。足遏其鋒。大則歛兵清野。以伺其便。其權

胡銓進隋文帝故事

固常在我。而初無所損也。

孝宗時起居郎胡銓進隋文令賀若弼平江南

故事

虞允文上言

允文又論今日事機可戰奏略曰羣士夫之言

曰陛下英武沈毅料敵制勝出於天授而虜酋

昏庸權移於臣下一可戰也二聖禪授之德升

聞而逆虜篡弑之禍相接天命不二二可戰也

逆虜眾叛親離有夷狄相攻之禍而吾四封之

虞允文論鞏州一城未下可憂論天人之會

有九可戰之

机

內無盜賊嘯聚之憂。三可戰也。中原百姓咸思
祖宗德澤。身在虜境。心在本朝。四可戰也。自前
年逆亮用兵。中原豪傑無逐鹿之心。而率衆內
附。今皆居吾境上。聚爲市落。棄其墳墓田業不
去。五可戰也。朝廷自收復陝西三路。得兵得馬
得糧。得形勢之地。六可戰也。虜中管軍酋領絕
不知兵。所至浪戰。而國家宿將尚有可用之人。
七可戰也。虜中去歲久旱。蝗飛蔽野。而梁洋秦
鳳之間。蝗不入境。歲事大熟。可以卜見天心。八

論一則
規模定規摹
定則事功立

可戰也。彼久盛當衰。此久弱當振。天道自然之理。今適其時。九可戰也。

允文又應詔論進討勝勢。兵糧將帥奏略曰。今日天下之勢。豈無可乘之機。虜兵雖多。而其心已離。官軍雖少。而其用常分離。固可圖而分。亦未容取勝。此三數年來。楚漢之雌雄。所以未決也。自古帝王圖回天下。其兵之用。必有先後。重輕之序。漢高祖起山東。而未嘗與羣雄爭山東。光武起南陽。而未嘗以其身一日留南陽。唐太

宗起太原而未嘗分其勝兵以守太原各因其
時各順其勢以取關中以取河北者天下勝勢
所在也勝勢得而天下定矣其間不可遣一偏
一裨分餘兵以略地而其勝兵終合爲一勢全
力固餘兵得以倚重而成功方策歷歷可攷也
臣不知士大夫之論以今日之勢當孰先今
之兵當孰重且自陝而西自山以東綿亘數千
里之地如將曰諸道並進鼓行而前僥倖一勝
或容有之然相去遠絕首尾莫應若差跌一敗

則進退倉皇危疑之論錯出而一人之心有不
能自保者蓋非常之原知之者少非常之功忌
之者衆倘朝廷之上或是非將帥之間或進
或退則誤國大計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比年之
事可以鑑矣識者之論以爲恢復之圖當先定
其規摹無朝從而暮襲無旦是而夕非一勝不
爲之喜一敗不爲之懼浮言莫搖羣議莫駸則
萬全之功庶幾其可立也今虜兵之在境上雖
或聚或散去來不常而逡巡累月委曲求和則

虛弱之形可以畢見。當西師收復三路所得之糧。以五六十萬計。吳璘之兵在德順。蜀無一粒之粟。過河池。王彥之兵在南號。蜀無一粒之粟。過上津。今河南汝蔡襄郊之間。虜之積粟。亦慮十數萬。亦何患無可因之糧。若官軍以全力而進。則或取汝取蔡。或由商虢以擣河東。或由嵩鄧以窺河路。以虜騎之實處。張我之虛聲。以虜營之虛處。爲我之實事。則何攻不克。何取不獲。若兵力不全。臣謂雖克之。必不能守。雖獲之。必

不能有也。至於諸將之才，互有短長，要當使功
使過，使廉使貪，多儲以待用。其怯而謀身者，雖
通顯必棄，其勇而徇國者，雖卑賤必用。如倚辦
一二人而責其進取，則氣必驕，偃蹇自肆。要我
之事不一而功必不就矣。

參知政事史浩條其弊事奏

浩論用兵劄子

浩又上奏略曰：陛下特發英斷，進討山東，以為

恢復故疆，牽制川陝之謀。臣不勝欣抃，竊以傳

史浩論藩籬
固則內之政
寧可修扁鑷
嚴則外之姦
細難入
請小忍以俟
破滅之期
請固守江淮

聞之言多謂虜兵困於西北不復顧山東加之
苛虐相承民不堪命王師若至可不勞而取審
如此說則弔伐之兵本不在衆偏師出境百城
自下不世之功何患不成萬一未至盡如所聞
虜人尚敢旅拒遺民未能自拔則我師雖衆功
亦難必而宿師于外守備先虛我猶知出兵山
東以牽制川陝彼獨不知警動兩淮荆襄以解
山東之急耶爲今之計莫若戒敕宣撫司以大
兵及舟師固守江淮控制要害爲不可動之計

俟有餘力，方可遴選驍勇有紀律之將，使之以
奇制勝。若徐鄆宋亳等以次撫定之，兩淮無致
敵之慮。然後漸次大兵前進，如此則進有關國
拓土之功，退無勞師失備之患，實天下至計也。
蓋山東去虜巢萬里，彼雖不能守，未害其疆。兩
淮近在畿甸，一城被寇，盡地陷沒，則朝廷之憂
復如去歲。此臣所以夙夜憂懼也。

余端禮論
抗有四

知烏程縣余端禮上言略曰：古之投機者有四，
有投隙之機，有擣虛之機，有乘亂之機，有承弊

之機。因其內釁而擊之。若匈奴困於三國之攻。而宣帝出師。此投隙之機也。因其外患而伐之。若夫差牽於黃池之役。而越兵入吳。此擣虛之機也。敵國不道。因其離而舉之。若晉之降孫皓。此乘亂之機也。敵人勢窮。躡其後而蹙之。若高祖之追項羽。此乘弊之機也。機之未至。不可以先。機之已至。不可以後。

知信州王師愈奏略曰。妄自菲薄。引喻失義。諸葛亮固深言於蜀。橫挑強胡。經營分表。蔡謨亦

王師愈請審
處其勢無輕

兵端

洪遵論攻守
宜有定論

李椿論虜中
加無禮於使

人朝廷當為
之備

王十朋請以
屢憲宗在襄

度為法
王質論制敵

之音在荆襄

深垂戒於晉二者皆當今所當念也

翰林學士承旨洪遵論制敵定計劃子

司農卿李椿上奏

侍御史王十朋上疏

王質上書略曰陛下即位以來初欲繫單于而

獻之廟社今乃坐困於二僞帥而不能抗初欲

焚庭犁漠復秦漢全盛之幅員今乃併淮南而

失之初欲驟奮雄張立乎漢武帝唐太宗之上

今乃國勢有南唐之感陛下試回思平日舉措

是非當否至此可見富國有捷法強兵有要術
管仲吳起商鞅諸葛亮王猛皆能以歲月取効
今未暇亟言亦未能遽行直謂虎狼不可守門
戶宜速驅使去虜帥北摧窩斡數十萬之衆南
却朔州七八萬之師不旬月而獲海泗唐鄧廬
壽濠楚數千里之地殆非庸人所度劉寶郭振
之流皆非其對陛下勿輕信人言謂無能爲臣
往還淮南久聞邳州汴京大治舟船知其圖水
陸兼進之舉而東阻海北阻泗清口潁河之利

不全長淮之勢不通不敢輕出移書三四移文
六七使介兩三往來輕削臣禮重失海涸必欲
得而後和其意在此朝廷不深探其情便謂誠
然倉卒委棄旣得之則水利快便自清口而下
者人滿浦自潁河而下者入洪澤我無力以捍
淮陰蔽山陽退保真揚之間彼舟船得淮河運
渠之利騎兵占天長清流之勝吾真揚之師何
以能立彼徘徊展轉列保據要而未肯深信者
冬深旱久淮水低運河涸舟船不得以迫江面

雖得真揚、徒睥睨而不能徑渡、去巢穴愈遠、致糧餽愈艱、何益又復遣人議和、逡巡往來、是特延引日月、以待春水生、運河矣。進潮應、閘口通、則騎兵徑驅、蹙真揚之成、舟楫隨進、迫真揚之閘、與我爭長江之利。淮西之虜不能久留、淮東之虜負水利之便、無糧道之憂、可以持久、弊我。要當亟求驅逐之策、完顏亮提百萬之師、長江在前、舟楫不具、故格於采石、頓於揚州、慮懲前日之失、是以有今日之爲、今朝廷有二幸、幸其

不入幸其目去且彼據形勝之地有可圖東南
之理何憚而不入成師以出一戰不頓而坐制
吾命何虞而自去朝廷若謂其本無用兵之意
特欲見脅以成和恐遷延疑誤有如臣之所料
今制虜之奇實在荆襄一自唐州擣潁昌以趣
汴一自鄧州擣汝州以趣洛往者完顏亮盡萃
其徒於瀕江吳拱李道成閔合十萬之師端坐
汭漢曾不能少掣其後而成閔倉皇奔歸赴救
徒耗死者太半宿州之長驅德順之深入荆襄

空屯數萬之旅。飽食竟日。終不能出汴洛之舉。以分朔州德順之勢。故褐喜得專志。以覺德順。紇石烈得併力。以退宿州。今虜專嚮淮南。瞰江面以窺國都。又虛荆襄之力。而弗應。方且強驅民丁。迫守江岸。舉烽於樓。設砲於竿。築壘而建女牆。掘壕而施釣板。發坑以陷馬。植樁以礙舟。其形狀可耻。堂堂之國。不作丈夫之規。而常事小兒之戲。使敵見之。愈足納侮。安能示威。蓋褐喜將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二動。關河震驚。

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二動。關河震驚。

士部曲。其巢穴多在汴宋。汴洛一動。關河震驚。淮南之虜。回顧而有後憂。其心必退。不退則心遙迹孤。擊之可以志。臣不復引兵法。陳史傳。蓋攻其所必救。奪其所必爭。此用兵之勝策。自完顏亮南侵。淮東之師。分瓜洲。淮西之師。躬於楊林。去歲又狼狽伯州。惟荆襄之師。適當劉蕘之庸。屢得虜人之利。士氣全。軍具備。王宣之猛。趙樽之審。相濟所長。皆可以爲善將。宿州之役。荆襄有掎角之令。二師鼓舞。三軍踴躍。旣

而止之。咸相顧失色。今虜盛兵以疑荆襄。蓋亦
慮有腹心之擣。勝兵多從僞帥以趣淮南。唐鄧
陳蔡之虜。未必皆精。揚聲十餘萬。亦未必滿數。
往懲汝蔡之傷。有憚荆襄之意。用吾全氣。乘彼
憚意。今吾荆襄之衆不下萬人。留三分之一以
備諸要。其餘徑擣直驅。不獨可以退淮南之虜。
恐因可以成河南之事。

王之望論人
主論兵與將

苟不同

戶部侍郎王之望上奏略曰。臣竊觀天意南北
之形已成矣。未易相兼。我之不可絕淮而北。猶

虜之不能越江而南也。在東昏時。漸有敗盟之

虜之不能越江而南也。在東昏時，漸有敗盟之
端。木幾自斃。逆亮凶悖，決意并吞。然欲取蜀，則
固於散關欲涉漢，則敗於襄陽。欲渡江，則折於
采石。釁起蕭牆，一夕灰燼。虜之南侵，其禍如此。
我師數十萬，東西並舉，豈不可以制敵？守疆圉，
則粗安。圖攻取，則必衄。川陝之師，殲於德順。江
淮之衆，潰於符離。我之北伐，其禍又如此。始皇
天之意，不與其相侵軼也。且文臣如張浚，一世
所宗。武臣如吳璘，諸將莫及。其所謀畫，未必皆

非卒王於幾也。雖壞亦可以言天矣。天意既爾，陛下爲之不變乎？然臣所謂奉承天意者，不必曰真事也。不知惟不在我，胡可必乎？爲

今之弊不知不覺，非此則

光宗病思

蔡戡論

周南論善爲國者不以兵其大因兵之不可用而能見強弱之實蔡勸論中原人心戰不可發今日事甚長不可速

歷代名臣奏議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五

吳郡

刪正

征伐

袁燮論用土
豪當先服其

心
論搗巢穴非
萬全之策

宋寧宗嘉定九年禮部侍郎兼侍讀袁燮上疏
寧宗時燮又上便民策略曰或問臣曰覆其巢
穴自古有之何故不可臣應之曰賊衆在外餘
兵在內其守必弱乃可搗其虛爾番禹者盧循
之巢穴也循悉師以抗宋武故孫處得以搗番
禹之虛蔡城者吳元濟之巢穴也元濟聚精卒

抗李光顏。故李愬得以擣蔡城之虛。今賊勢未衰。聚兵積糧。據險以拒我師。而可擣乎。先朝西師之興。范仲淹。韓琦爲之統帥。仲淹深於知兵。未始接戰。惟築城以逼之。庶乎所謂不戰而屈人兵者。琦勇於集事。任福。葛懷敏之徒。又皆輕敵。夏人誘之深入其中。腹背攻之。師徒撓敗。可。以爲鑒矣。雖然。今所募死士。皆生長於盜發之鄉。其勇悍善鬪。與戰相若。其習於險阻。與賊相若。以是擣之。庶其可乎。曰。兵法諸侯自戰其地。

爲散地。言其家不遠。急則潰歸。故謂之散。未見

爲散地言其家不遠急則潰歸。故謂之散。未見其可恃也。唐李元平募至徒以治城。李希烈潛遣壯士數百人應之。未幾賊兵突至。其黨納之。縛元平焉。士亦豈易募哉。雖然不募則不可要在精審而已。

衛涇進太祖
念西征將帥
故事

衛涇進乾德二年王師伐蜀太祖解貂裘遣使

賜王全斌故事

進周世宗故
事

涇又進周世宗誅樊愛能等故事

史彌遠請整
備內外

兼資善堂直講韓侂胄兼開邊之議以堅窮固

位已而邊兵大餉詔在位言事起居郎史彌遠

上疏

楊簡上疏

理宗時翰林學士知制誥真德秀上奏

德秀又奏制敵之事大者有二一曰經武二曰

博謀

楊簡論當今
急務二大患

真德秀論君

臣策屬必如
勾踐之自強

無若德宗之
自阻

論制敵之大
事

貼黃臣謹按建隆三年十一月大鵬于西
郊帝謂近臣曰自頃禁兵雖多未嘗訓練
欣昨蒐去冗弱遂為精兵故因時而教習
此藝祖之故事也乾道二年十一月大閱
于白石四年十月于茅灘六年十二月又
于白石淳熙四年十二月又于茅灘十二月

年十一月于龍山。此孝宗之故事也。今進
而可考者莫如乾淳。方其時上有兩宮之
奉。下有遺虜之須。又于二十八年之中。五
舉大閱。而鐵簾之射。創于十三年春。優加
賞賚。又不與焉。蓋節儉不妄費之效也。先
是犒士之費。出於左帑南庫。及已巳大閱。
宰臣以故例請。上曰。處分已定。止合內庫
支可也。朕椿積此錢。初無他用。是歲犒賜。
凡見鏹三十六萬緡。都城會子。爲之增貴。
今內帑之儲。豐耗饒乏。非臣所得聞。然當
此用師之時。惟樽節他用。一以助軍旅之
費可也。近者臺臣李鳴復。郎官鄭寅。因對
有陳願。明詔大臣。推行其言。置局委官。速
加考覈。舉凡浮冗不急之費。悉蠲除之。

洪舜俞進周
世宗故事

洪舜俞進周世宗斬樊愛能何徽及所部軍使
以上七十餘人故事

進魏世祖伐吳故事

許應龍進真宗高故事

李曾伯論舊

歲襄樊新復

當用征策之

策近者淮寇

未去宜調牽

制之師

高斯得進曹

劄論戰故事

許應龍跋烈

許應龍跋烈

奏言

卷之三十三

舜俞又進魏世祖東如許昌大興軍伐吳親御舟暴風幾沒故事

許應龍進真宗觴李繼隆石保吉協和高宗為劉光世及世忠釋憾

龍圖閣直學士知江陵府李曾伯上疏

度宗咸淳九年起居舍人高斯得進曹劄論戰故事

遼聖宗統和二十八年謂羣臣曰高麗康肇弑其君誦止誦族兄詢而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

其罪羣臣皆曰可。國舅韓穉恭蕭敵。奏諫曰。國家連年征討。士卒抗敵。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創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爲武。萬一失利。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時令已下。言雖不行。識者躋之。

祁宰諫伐宋

金煬王將伐宋。太醫使祁宰欲諫。不得見。會元妃有疾。召宰診視。既入見。卽上疏諫。其略言。國朝之初。祖宗以有道伐無道。曾不十年。蕩遠戡

宋當此之時。上有武元文烈英武之君。下有宗翰宗雄謀勇之臣。然不能混一區宇。舉江淮巴蜀之地。以遺宋人。況今謀臣猛將。異於曩時。且宋人無罪。師出無名。加以大起徭役。營中都建南京。繕治甲兵。調發軍旅。賦役煩重。民人怨嗟。此人事不修也。間者晝星見於牛斗。熒惑伏於翼軫。已歲自刑。害氣在揚州。太白未出。進兵者敗。此天時不順也。舟師未測。舳艫不繼。而江湖島渚之間。騎士馳射。不可驅逐。此地利不便也。

晉鼎請議子
禁北

言甚激切。宣宗貞祐四年尚書左丞胥鼎上言近偵知北
兵甞同耀竊慮梗吾東西往來之路遂委河中
經略使陀滿胡土門領軍赴援今兵勢將叩關
矣前此臣嘗奏聞北兵非止欲攻河東陝西必
將進取河南雖已移文陝州行院及陝西隣境
俱令設備恐未卽遵行乞詔河南行院統軍司
議所以禦備之策上以示尚書省宰臣奏兵已
踰關惟宜嚴責所遣帥臣趣迎擊之及命鼎益

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旣而鼎聞大兵已越關
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國恩擢列樞府凡有戎事
皆當任之今入河南將及畿甸豈可安據一方
坐視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奮以少寬陛下之憂
乎去歲頒降聖訓以向者都城被圍四方無援
爲恨明勅將帥若京師有警卽各提兵奔赴其
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詔先遣潞州元帥左
監軍必蘭阿魯帶領軍一萬孟州經略使徒單
百家領兵五千由便道濟河以趨關陝臣將

請不備南邊
勿護西征

率平陽精兵直抵京師。與王師相合。又奏曰。京師去平陽千五百餘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圖入援。須三旬而後能至。得無失其機邪。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

宣宗命鼎選兵三萬五千。付陀滿胡土門統之。西征。至是。鼎馳奏以爲非便。略曰。自北兵經過之後。民食不給。兵力未完。若又出師。非獨饋運爲勞。而民將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動。復何以制之。此繫國家社稷大計。方今事勢上

當禦備南邊。西征未可議也。遂止。

論南伐不可者六

鼎爲平章政事封莘國公奉詔伐宋且令勿復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鞏鳳翔三路並進乃上書言南伐不可者六詔付尚書省宰臣以爲諸軍旣進無復可議遂寢旣而元帥承裔等取宋大散關可保則保不可則焚毀而還於是鼎奏臣近遣官問諸宰臣皆曰散關至驀關諸隘其地遠甚中間保壘相望如欲分屯非萬人不可而又有恒州號縣所直數關宋兵皆固

守如舊。緩急有事，當復分散關之兵，餘衆數必不能支。而鳳翔、恒隴亦無應援，恐兩失之耳。比年以來，民力困於調度，今方春農事已急，恐妨農墾，不若焚毀此關，但屯邊隘，以張其勢，彼或來侵，互相應援，易爲力也。

請喻帥臣勿
焚掠城邑

時元帥山族承裔移刺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於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詔宣言國威，所謂弔民伐罪者也。今大軍已克武休，將至興元，興元乃漢中西蜀喉衿之地，乞喻帥臣所得城

卷之三十三

邑姑勿焚掠務慰撫之誠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則其餘三十軍將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師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

許古請選募銳卒併力擊元

大元兵越潼關而東詔尚書省集百官議右司諫兼侍御史許古上言曰兵踰關而朝廷甫知此蓋諸將欺蔽罪也雖然大兵駐閩鄉境數日不動意者恐吾河南之軍逆諸前陝西之衆議其後或欲先令覘者伺趨向之便或以深入人境非其地利而自危所以觀望未遽進也此時

請息肩河南

經略朔方

把胡魯諾令

承裔軍于定

西鞏州之地

讓民耕稼

正宜選募銳卒併力擊之。且開其歸路。彼既疑
惑。過敵必走。我衆從而襲之。其破必矣。

古以朝廷欲舉兵伐宋。上疏諫

貞祐五年。朝議欲復取會州。尚書右丞左副元

帥把胡魯上言。臣竊計之。月當費米三萬石。草

九萬稱。轉運丁夫不下十萬餘人。使此城一月

可拔。其費已如此。况未必耶。臨洮路新遭劫掠。

瘡痍未復。所須芻糧。決不可辦。雖復取之。慶陽

平涼鳳翔及邠涇寧源恒隴等州。亦恐未能無

闕今農事將興，沿邊常費已不暇給，豈可更調
 十餘萬人以餉此軍。果欲行之，則數郡春種盡
 廢矣。政使此城必得，不免留兵戍守，是飛輓之
 役無時而已也。止宜令承裔軍千定西鞏州之
 地，護民耕稼，俟敵意怠，然後取之。

楊雲翼諫車
 伐

貞祐中，主兵者不能外禦，而欲取償於宋，故頻
 歲南伐。有言之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
 有謀，至於宰執他事，無不言者。獨南伐則一語
 不敢及。禮部尚書兼侍讀楊雲翼乃建言曰：國

家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爲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悉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抗江爲屯。潛師於淮以斷饒道。或決水以瀦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雲翼曰。朝臣率皆諛辭。天下有治有亂。國勢有弱有強。今但言治而不言亂。言強而不言弱。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

地也。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綴之，則我三面受敵矣。故欲我師乘勢先動，以阻其進，借使宋人失淮，且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然。彼江之南，其地尚廣，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我有警而出師耶？戰而勝，且如此，如不勝，善將若何？且我以騎當彼之步，理宜萬全。臣猶恐其有不敢恃者，蓋今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泰和以冬征，今我以夏往。此天時之不同也。冬則水涸而陸多，夏則水潦而塗溽。

此地利之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驅糺軍以爲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請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之手在西邊者，一遇敵，則搏而戰，袒而射。彼已奔北之不暇，今乃陷吾城而虜守臣，敗吾軍而禽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夫以夏人既非前日，奈何以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之利，又思敗之之害，無悅其言以貽後悔。

耶律楚材諫
屠城

不速忽里言
進取之計

元太宗時攻汴梁將下大將速不台遣使來言
金人抗拒持久師多死傷城下之日宜屠之耶
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年所欲者土
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帝猶豫未決楚
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
將無所獲帝然之詔罪止完顏氏餘皆勿問
憲宗卽位大舉攻宋釣魚山命諸將議進取之
計不速忽里言於帝曰川蜀之地三分我有其
二所未附者巴江以下數十州而已地削勢弱

兵糧皆仰給東南，故死守以抗我師。蜀地巖險，重慶合州，又其藩屏，皆新築之城，依險爲固。今頓兵堅城之下，未見其利，曷若城二城之間，選銳卒五萬，命宿將守之，與成都舊兵相出入，不時擾之，以牽制其援師。然後我師乘新集之銳，用降人爲鄉導，水陸東下，破忠涪萬夔諸小郡，平其城，俘其民，俟冬水涸，瞿塘三峽不日可下。出荆楚與鄂州渡江，諸軍合勢，如此則東南之事一舉可定。其上流重慶合州孤圍無援，不降。

徐世隆請不嗜殺人

郭侃陳平策之策

即走矣。諸將以其言為迂，卒不用。

世祖在潛邸，方圖征雲南，以問徐世隆。對曰：「孟子有言：『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夫君人者，不嗜殺人，天下可定。况蕞爾之西夷乎？」世祖曰：「誠如卿言，吾事濟矣。」

世祖即位千戶，郭侃上疏陳平宋之策略曰：「宋據東南，以吳越為家，其要地則荆襄而已。今日之計，當先取襄陽。既克襄陽，彼揚廬諸城，彈丸地耳，置之勿顧，而直取臨安。疾雷不及掩耳，江

淮巴蜀不攻自平，後世目如其策。

人三之用
平列前大
斷後以破乃
顏

淮巴蜀不攻自平後皆如其策

世祖時乃顏叛北邊詔李庭出師討之而將校
多用國人或其親暱立馬相鄉語輒釋伏不戰
逡巡退郤帝患之浙西道儒學提舉葉李密啓
曰兵貴奇不貴衆臨敵當以計取彼旣親暱誰
肯盡力徒費陛下糧餉四方轉輸甚勞臣請用
漢軍列前步戰而聯大車斷其後以示死闘彼
嘗玩我必不設備我以大眾踏之無不勝矣帝
以其謀諭將帥師果奏捷

奏議

卷三百三十五

三

姚振請申止
人之詔

中統間、取宋襄陽、遂議取宋、昭文館大學士姚
樞上言曰、陛下降不殺人之詔、伯顏濟江、兵不
踰時、西起蜀川、東薄海隅、降城三十、戶踰百萬、
自古平南、未有如此神捷者、今自夏徂一城
不降、皆白軍官不思國之大計、不體陛下之深
仁、利財剽殺所致、揚州焦山淮安人殊死戰、我
雖克勝、所傷亦多、宋之不能爲國審矣、而臨安
未肯輕下、好生惡死人之常情、蓋不敢也、惟懼
詔招徠、止殺之信不堅耳、宜申止殺之詔、使嘗

伯衡請先
樊城

罰必立、恩信必行、聖慮不勞、軍力不費矣。

至元六年世祖召總管萬戶權伯衡問以征南

之策、伯衡對曰、襄陽乃江陵之藩蔽、樊城乃襄

陽之外郭、我軍若先攻樊城、則襄陽不能支梧、

不戰自降矣、然後駐兵嘉定、躍武淮泗、事必有

濟、帝善其計。

十八年命左丞范文虎參政李庭以兵十萬航

海征倭、颶風大作、士卒十喪六七、帝震怒復命

行省左丞相塔海征之、一時無敢諫者、江南諸

相威陳征倭

道行臺御史大夫相威遣使入奏曰倭不奉職
貢可伐而不可怒可緩而不可急向者師行迫
期戰船不堅前車已覆後當改轍今為之計預
修戰艦訓練士卒耀兵揚武使彼聞之深自備
禦遲以歲月俟其疲怠出其不意乘風疾往一
舉而下萬全之策也帝意始釋遂罷其役

劉宣諫伐交趾

二十三年將伐交趾吏部尚書劉宣上言曰連
年日本之役百姓愁戚官府擾攘今春停罷江
浙軍民歡聲如雷安南小邦臣事有年歲貢未

嘗愆期。邊帥生事興兵。彼因避竄海島。使大喪
無功。將士傷殘。今又下令再征。聞者莫不恐懼。
自古興兵。必須天時。中原平土。猶避盛夏。交廣
埃瘴之地。毒氣害人。甚於兵刃。今以七月會諸
道兵于靜江。比至安南。病死必衆。緩急遇敵。何
以應之。又交趾無糧。水路難通。無車馬牛畜馱
載。不免陸運。一夫擔米五斗。往還自食外。官得
其半。若十萬石。用四十萬人。止可供一二月軍
糧。搬載船料。軍須通用五六十萬衆。廣西湖南

調度頻數。民多離散。戶令供役。亦不能辦。况湖
廣密邇溪洞。寇盜常多。萬一姦人伺隙。寇兵一
出。乘虛生變。雖有留後人馬。疲弱衰老。卒難應
變。何不與彼中軍官。深知事體者。論量萬全方
略。不然。將後蹈前轍矣。及再征日本。宣又上言。
其略曰。近議復置征東行省。再興日本之師。此
役不息。安危繫焉。唆都建伐占城。而海才言平
交趾。三數年間。湖廣江西。供給船隻軍須糧運。
官民大擾。廣東羣盜並起。軍兵遠涉江海。章奏

之地死傷過半。即日連兵未解。且交趾與我接
境。蕞爾小邦。遣親王提兵深入。未見報功。唆都
爲賊所殺。自遺羞辱。况日本海洋萬里。疆土闊
遠。非二國可比。今次出師。動兵履險。縱不遇風。
可到彼岸。倭國地廣。徒衆猥多。彼兵四集。我無
無援。萬一無利。欲發救兵。其能飛渡耶。隋伐高
麗。三次大舉。數見敗北。喪師數萬。唐太宗以
武自負。親征高麗。雖取數城而還。徒增追悔。
高麗平壤諸城。皆居近地。去中原不遠。以二

之衆加之。尚不能克。况日本僻在海隅。與中
相懸萬里哉。帝嘉納其言。

昂吉兒請罷
兵息民

不忍未請遣
便諭已燻

左丞昂吉兒亦上疏其略曰。臣聞兵以氣成。
而上下同欲者勝。比者連事外夷。三軍屢
可以言氣。海內騷然。一遇調發。上下愁怨。非
謂同欲也。請罷兵息民。不從。既而師果無功。
二十八年。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平章
事不忽木曰。島夷詭詐。天威臨之。當
若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襲位

趙天麟論武

定文緩王人

大計

陳天祥請正

劉深征八百

媳婦國之罪

月赤察兒請

安撫款徹處

分降人

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
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
煩兵而

趙天麟上策

成宗大德六年江南行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

章論征西南夷事

至大元年月赤察兒遣使奏曰諸王秃苦滅本
懷携二而察八兒游兵近境叛黨素無悛心倘
合謀致死則垂成之功顧為國患臣以為昔者
篤娃先衆請和雖死宜遣使安撫其子款徹使

卷

卷

不我異。又諸部既已歸明，我之牧地不足，宜處諸降人於金山之陽，吾軍屯田金山之北，軍食既饒，又成重戍，就彼有謀，吾已搗其腹心矣。奏入。帝曰：是謀甚善，卿宜移軍阿荅罕三撒海地。

草備五西南夷事

太宗大勳六平五南以臺阿文忠公天德上

此天德上策

天德上不列其來歷實公之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五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

吳郡

剛直

任將

蘭相如論趙括不知合變

趙孝成王立七年，秦與趙兵相距長平。時趙已死，而蘭相如病篤。趙使廉頗將攻秦，秦數趙軍，趙軍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肯。趙王信秦之間，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服君趙奢之子趙括為將耳。趙王曰：以括為將，代廉頗。蘭相如曰：王以名使括，若膠柱而鼓瑟耳。括

趙括之母言
括不可將

徒能讀其父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遂將之。將行，其母上書言於王曰：括不可使將。王曰：何以對？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身所奉飯飲而進食者以十數，所友者以百數。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括一旦為將，囊餼而朝，軍吏無敢仰視之者。王所賜金，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可買者，買之。王以為何如其父？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毋置之，我已決矣。母因曰：王終遣之，即有

如不稱妾，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王曰毋置之我已決矣毋因曰王終遣之卿有

如不稱妾得無隨坐乎王許諾

魏文侯賞樂羊之功而疑其心

魏樂羊為將而攻中山其子在中山中山之君

烹其子而遺之羹樂羊坐其幕下而啜之盡一

杯文侯謂覩斯贊曰樂羊以我之故食其子之

肉贊對曰其子之肉尚食之其誰不食樂羊既

罷中山文侯賞其功而疑其心

蕭何請以韓信為大將

漢高祖為漢王時入蜀韓信亡楚歸漢滕公言

於漢王拜為治粟都尉漢王未之奇也信數與

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

義

卷三十三

七

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用卽亡何聞信亡
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
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
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亡
者上曰若所追者誰何曰韓信也上復罵曰諸
將亡者以十數公無所追追信詐也何曰諸將
易得耳至如信者國士無雙王必欲長王漢中
無所事信必欲爭天下非信無所與計事者願
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王策安所決耳王曰吾亦欲東耳安能鬱鬱久

居於此乎何曰王計必欲東能用信信即
能用信終亡耳王曰吾為公以為將何曰雖
將信必不留王曰以為大將何曰幸甚於是王
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
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王必欲拜之擇良
齋戒設壇場具禮乃可耳王許之諸將皆喜
人各自以為得大將至拜大將乃韓信也一
皆驚

漢文帝十四年馮唐為中郎署長事文帝文帝

馮唐所救

奏議

卷之三十六

三

輦過問唐曰父老何自爲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爲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也牧之爲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爲官卒將善李牧臣父故爲代相善趙將李齊知其爲人也上旣聞廉頗李牧爲人良說而搏髀曰吾獨不得廉頗李牧時爲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

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曰公奈何衆辱我獨
無閒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忌諱當是之時匈
奴新大入朝邯殺北地都尉昂上以胡寇爲意
乃卒復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
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
曰闔以內者寡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
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
父言李牧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
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

牧乃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設騎萬三

千。百金之士十萬。

直百金言重

是以北逐單于。破東

胡。滅澹林。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

霸。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毋倡也。王遷立。乃用郭

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為

秦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其軍市租

盡以饗士卒。私養錢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

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

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

將軍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七十卒盡家人子起

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五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
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下法太明。賞太
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
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之。陛下雖
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
罪。文帝說。

武論辛慶
三石有爪牙

成帝時光祿大夫執金吾辛慶忌坐小法左
雲中太守後徵為光祿勳時數有災異丞相

奏議

卷三十三

直何武上封事曰。虞有宮之奇。晉獻不寐。衛青
在位。淮南寢謀。故賢人立朝。折衝厭難。勝於
形。司馬法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夫將不豫。則
則亡。以應卒。士不素厲。則難使。死敵。是以先帝
建列將之官。近戚主內。異姓距外。故姦軌不得
萌動。而破滅誠萬世之長冊也。光祿勳慶忌。行
義脩正。柔毅敦厚。謀慮深遠。前在邊郡。數破賊。
獲虜外夷。莫不聞迺者。大異並見。未有其類。加
以兵革久寢。春秋大災未至。而豫禦之慶忌宜。

漢光武勅馮
異無苦郡縣

在瓜牙官以備不虞

東漢光武時赤眉延岑暴亂三輔郡縣人姓名
擁兵衆大司徒鄧禹不能定乃遣馮異代禹討
之車駕送至河南賜以乘輿七尺具劔勅異曰
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亂元
元塗炭無所依訴今之征伐非必略地屠掠要
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健鬪然好虜掠卿
本能御史士念自修勅無爲郡縣所苦異頓首
受命引而西所至皆布威信弘農群盜稱罷軍

者十餘輩皆率衆降異

馬援在交趾嘗餌薏苡實用能輕身省慾以

瘴氣南方薏苡實大援欲爲種軍還載之一車

時人以爲南土珍怪權貴皆望之援時方有寵

故莫以聞及卒後有上書譖之者以爲前所載

還皆明珠文犀馬武與於陵侯侯益等皆以章

言其狀光武怒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

裁買城西數畝地槁葬而已賓客故人莫敢予

會前雲陽令同郡朱勃詣闕上書曰臣聞王德

朱勃請下公

卿平馬援功

案

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

聖政不忘人之功。採其一美。不求備於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然。感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不計。誠爲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未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拔自西州。欽慕聖義。間關險難。觸冒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淵。入虎口。豈顧計哉。寧自知當要十郡之使。徼封侯之福邪。八年車駕西討。隗

囂國計狐疑。衆營未集。援建宜進之策。卒破西
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狄道爲國。至
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慰邊
招集豪傑。曉誘羗戎。謀如涌泉。執如轉規。遂
取
倒縣之急。存畿亡之城。兵全師進。因量敵人。隴
冀略平。而獨守空郡。兵動有功。師進輒克。誅
先零。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
趾。土多瘴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
滅徵側。克平一州。間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

業未竟而死。吏士雖疫，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入未必爲得，不進未必爲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一十二年，北出塞，漢南渡江海，觸冒寒氣，僵死軍士，名滅爵絕，國土不傳，海內不知。過衆庶未聞其毀，卒遂三夫之言，橫被誣罔。讒家屬杜門，葬不歸墓，怨隙並興。宗親怖慄，者不能自列。生者莫爲之訟，臣竊傷之。夫明醜於用賞，約於用刑。高祖賞與陳平金四萬。

奏議

卷二百三十六

以問楚軍。不問出入所爲。豈復疑以錢穀問之。夫操孔父之忠。而不能自免於讒。此鄒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此言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留思。豎儒之言。無使功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罪。宜絕。宜續。以厭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常伏田里。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冒陳悲憤。戰戰

杜詩請退犬
郡受小職以
避功臣

庭。

南陽太守杜詩自以無勞不安久居大郡求欲
降避功臣乃上疏曰陛下亮成天工克濟大業
偃兵修文羣帥反旅海內合和萬世蒙福天下
幸甚唯匈奴未譬聖德威武二垂陵虐中國邊
民虛耗不能自守臣恐武猛之將雖勤亦未得
解甲橐弓也夫勤而不息亦怨勞而不休亦怨
怨恨之師難復卒功臣伏覩將帥之情功臣之
望冀一休足於內郡然後卽戎出命不敢有恨

奏議

卷三百三十六

臣愚以為師克在和不在衆。陛下雖委念北邊，亦當頗泄用之。昔湯武善御衆，無故怨讐之師。陛下起兵十有三年，將帥和睦，士卒莫不。使公卿郡守出於軍壘，則將帥自厲，士卒之。比於宿衛，則戎士自百。何者？天下已安，各。命大臣以下，咸懷樂土，不讐其功，而厲其。以勸也。陛下誠宜虛缺數郡，以俟振旅之。復厚賞，加於久役之士。如此，緣邊屯戍之師，而忘死，乘城拒塞之吏，不辭其勞，則烽火靖。

守戰堅固聖王之政必囚人心。今猥用愚薄塞
功臣之望誠非其宜。臣詩伏自惟忖本以史吏
一介之才遭陛下創制大業賢俊在外空乏之
間超受大恩收養不稱奉職無效久竊祿位。下
功臣懷慍誠惶誠恐八年上書乞避功德。下
殊恩未許放退。臣詩蒙恩尤深義不敢苟冒。
請誠不勝至願願退大郡受小職。及臣齒
能經營劇事如使臣詩必有補益復受大位。
析珪授爵所不辭也。惟陛下哀矜帝惜其能遂

鄭衆請顯爵
耿恭以厲將

不許之

章帝時中郎將鄭衆爲耿恭已下洗沐易衣
上疏曰耿恭以單兵固守孤城當匈奴之衝對
數萬之衆連月踰年心力困盡鑿山爲井煮芡
爲糧出於萬死無一生之望前後殺傷虜數
千百計卒全忠勇不爲大漢恥恭之節義古今
未有宜蒙顯爵以厲將帥及恭至雒陽鮑昱奏
恭節過蘇武宜蒙爵賞於是拜爲騎都尉以恭
司馬右修爲雒陽市丞張封爲雍營司馬軍吏

張溫請假朱
儁歲乃以責
成功

范雎為其丞餘九人皆補羽林

靈帝時鎮賊中郎將朱儁與荊州刺史徐璆及
南陽太守秦頡合兵萬八千人圍黃巾賊帥趙
弘自六月至八月不拔有司奏欲徵儁司空張
溫上疏曰昔秦用白起燕任樂毅皆曠年歷載
乃能克敵儁討潁川以有功效引師南指方略
已設臨軍易將兵家所忌宜假日月責其成功
帝乃止儁因急擊弘斬之

何曾請選將
以副司馬懿

魏明帝時司馬懿將伐遼東散騎常侍何曾上

奏議

疏曰臣聞先王制法必全於慎。故建官受任則
 置副佐。陳師命將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
 副。臨敵交刃。又參御右。蓋以盡思謀之功。防安
 危之變也。是以在險當難。則權足相濟。隕缺不
 豫。則才足相代。其為國防至深。至遠。及至漢。氏
 亦循舊章。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軍。前世之迹。著在篇志。今太尉奉辭誅罪。精
 甲銳鋒。步騎數萬。追路迥阻。且四千里。雖假天
 威。有征無戰。寇或潛遁。消引日月。命無常期。人

非金石遠慮詳備。誠宜有則。今小軍諸將及太尉所督。皆爲寮屬。名位不殊。素無定分。統御之尊。卒有變急。不相鎮攝。存不忘亡。聖達所裁。臣愚以爲宜選大臣名將。威重宿著者。成其禮秩。遣詣北軍。進同謀略。退爲副佐。雖有萬一不虞之變。軍主有儲。則無患矣。帝不從。

周瑜舉魯肅
自代

吳周瑜病。因上疏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旣與曹操爲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

未附。宜得良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瑜隕路之日。所懷盡矣。

華覈請以陸
禕鎮夏口

烏程侯建衡元年。陸禕初為黃門侍郎。出領部曲。拜偏將軍。凱亡後。入為太子中庶子。右國史。華覈表薦禕體質方剛。器幹彊固。董率之才。魯肅不過。及被召當。徑還赴都。道由武昌。曾不回顧。器械軍資。一無所取。在戎果毅。臨財有節。夫夏口賊之衝要。宜選名將以鎮戍之。臣竊思惟莫善於禕。

晉武帝時。劉元海於魏也。為壬子。在各場。文...

世莫善於禪

晉書

卷一百一十五

晉武帝時劉元海於魏已為任子在洛陽文帝
 深待之泰始以來王渾又屢言之於武帝帝召
 與語大悅之謂王濟曰劉元海容儀機鑒雖由
 余日礪無以加也濟對曰元海儀容機識實如
 堙旨然其文武才幹賢於二子遠矣陛下若任
 之以東南之事吳會不足平也帝稱善孔恂揚
 璉臣觀元海之才當今懼無其比陛下若
 輕其氣不足以成事若假之威權平吳之後恐
 其不復北渡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任之以本

卷一百一十五

臣竊為陛下寒心若舉天阻之固以資之無
乃。帝默然後秦涼覆沒帝疇咨將帥上
燕李意曰陛下誠能發匈奴五部之眾假元海
一將軍之號鼓行而西可指期而定孔恂曰李
意之言未盡殄患之理也意勃然曰以匈奴之
悍元海之曉兵奉宣聖威何不盡之有恂曰
若元海能平涼州斬樹機能恐涼州方有難耳
蛟龍得去雨非復池中物也帝乃止

將 虞預請簡長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以寇賊未平

東晉元帝太興二年著作郎虞預以寇賊未平

當須良將上疏曰臣聞承平之世其教先文撥
亂之選非武不剋故牧野之戰呂望杖鉞淮夷
作難召伯專征玃狁為暴衛霍長驅故陰陽不
和擢士為相三軍不勝拔卒為將漢帝既定天
下猶思猛士以守四方孝文志存鉅鹿馮唐進
諫魏尚復守詩稱赳赳武夫公侯干城折衝之
士豈可忽哉況今中州荒弊百無一存牧守官
長非戎貊之族類即寇竊之幸脫陛下登阡威
西遠故令此等反善向化然狼子獸心輕薄

○ 劫虜未殄。益使難安。周撫陳川。相係背叛。
○ 驕黠無所拘忌。放兵侵掠。罪已彰灼。昔葛
○ 遠道湯獻之牛吳淠失禮。錫以几杖。惡成罪
○ 方復加戮。龕之小醜。何足不滅。然豫備不虞。
○ 古之善教。矧乃有虞。可不爲防。爲防之術。宜得
○ 良將將不素簡。難以應敵。壽春無鎮。祖逖孤立。
○ 前有勁虜。後無係援。雖有智力。非可持久。願陛
○ 下諮之羣公。博舉於衆。若當局之才。必允其任。
○ 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几猥。或有可者。厚加

則宜獎厲使不顧命旁料凡猥或有可者厚加

寵待足令忘身昔英布見慢一欲自出出觀供

置然後致力禮遇之恩可不隆哉誠知山河之

量非塵露可益神鑒之慮非愚淺所測然匹夫

嫠婦猶有憂國之言况臣得廁朝堂之末蒙冠

帶之榮者乎

後魏明元帝時并州胡數萬家南掠河內遣將

軍公孫表等率師討之敗績太宗問羣臣曰胡

寇縱暴人眾不少表等已不能制若不早誅則

良民大受其禍今既盛秋不可為此小盜而復

玄伯請遣大
將軍為虜所
長服者攝公
孫表軍以討
并胡

興衆以廢民業將若之何玄伯對曰表等諸軍
 不爲不足但失於處分故使小盜假急耳胡衆
 雖盛而無猛健主將所謂千奴共一膽也宜得
 大將軍爲胡所服信者將數百騎就表軍以
 討之賊聞之必望風震怖壽光侯建業在并州
 號爲威猛胡醜畏服諸將莫及太宗從之

拓跋澄請增
 兵重將襟帶
 京師

孝明帝時四中郎將兵數寡弱不足以襟帶京
 師任城王拓跋澄奏宜以東中帶滎陽郡南中
 帶魯陽郡西中帶恒農郡北中帶河內郡選二

口部二一口叩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

品三品親賢兼稱者居之省非急之作配以強
兵如此則深根固本強幹弱枝之義也。靈太后
初將從之後議者不同乃止。澄又奏曰固本宜
強防微在豫故雖有文事不忘武功。況今南蠻
仍獷北妖頗結來事難圖勢同往變脫暴勃忽
起振動關畿四府羸兵何以防擬平康之世可
以寄安遺之久長恐非善策如臣愚見即將領
兵兼總民職省官實祿於是乎在求還依前增
兵益號將位既重則念報亦深軍部相依則表

裏俱濟朝廷無四顧之憂姦先絕窺觴之望矣

卒不納

路思令請捨

上所求下

所重

孝武帝時天下多事尚書右民郎路思令乃上

疏曰臣聞國之大事唯祀與戎戎之有功在於

將帥三代不必別民取治不等五伯不必異兵

各能剋定有湯武之賢猶須伊望之佐堯舜之

聖尚有攬契之輔得其人也六合唾掌可清失

其人也三河方為戰地何者動之甚易靜之至

難竊以比年以來將帥多是孫軍幢統

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孫軍幢統

領亦皆故義託附。貴戚子弟未經戎役。至於銜
杯躍馬。志逸氣浮。軒眉攘腕。便以攻戰自許。及
臨大敵。怖懼交懷。雄圖銳氣。一朝頓盡。乃令羸
弱在前。以當銳。強壯居後。以衛身。兼復器械不
精。進止不集。任羊質之將。驅不練之兵。當負險
之衆。敵數戰之虜。欲令不敗。豈有得哉。是以兵
知必敗。始集而先逃。將又怖敵。遷延而不進。國
家便謂官號未滿。重爵屢加。復疑賞賚之輕。金
帛日賜。帑藏空虛。民財殫盡。致使賊志更增。腹

氣益盛。生民損耗。荼毒無聊。主歎臣哀。何心寢食。臣雖位微。竊不遑舍。臣聞孝行出於忠貞。節義率多果決。德可感義夫。恩可勸死士。今若捨上所輕。求下所重。黜陟幽明。賞罰善惡。搜從簡卒。練兵習武。甲密弩強。弓調矢勁。謀夫旣設。辯士先陳。曉以安危。示其禍福。如其不悛。以我義順之師。討茲悖逆之豎。豈異礪蕭斧而伐朝菌。鼓洪爐而燎毛髮。雖愚者知其不旋踵。死敢以愚短。昧死陳誠。

魏元忠請
封事以
保命言此

唐高宗儀鳳中吐蕃數盜邊太學生魏元忠上
封事洛陽宮言命將用兵之要曰天下之柄有
二文武而已至制勝御人其道一也今言武者
先騎射不稽之權略言文者首篇章不取之經
綸臣觀魏晉齊梁才固不乏然何益治亂哉養
由基射能穿札不止鄢陵之奔陸機識能辨亡
無救河橋之敗斷可見已夫才生於世世實須
才何世而不生才何才而不資世故物有不求
未有無物之歲士有不用未有無士之時也志

士在富貴與賤貧皆思立功名以傳于後。然知已難而所遇罕。士之懷琬琰就煨塵。抱棟幹匿溝壑者。悠悠之人。直視此士之貧賤。安知其方略哉。故漢拜韓信。舉軍驚笑。蜀用魏延。羣臣望此富貴者。易為善。貧賤者難為功也。昔漢文帝不知魏尚賢而囚之。知李廣才而不屈。乃歎其生不逢時。夫以廣之才。天下無雙。時方歲事匈奴。而卒不任。故近不知尚廣之賢。而遠憇棄。頗李牧。馮唐。是以知其有而不能用也。此身為

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亦舉吳賈充。

時主所知不得盡其才也。晉羊祜亦舉吳賈充，荀勗沮之。祜歎曰：天下事不如意十常七八，以二人不同，終不大舉。此據立功之地而不獲展其志也。布衣之人懷竒抱策而望朝奏夕召，豈易得哉？臣願歷訪文武五品以上，得無有智如羊祜、武如李廣而不得騁其才者乎？使各言其志，毋令久失職。又言：人無常俗，政有治亂，軍無常勝，將有能否。兵爲王者大事，存亡繫焉。將非其任，則殄人敗國。齊段孝玄有言：持大兵如掌

盤水一致蹉跌求止可得哉。周亞夫堅壁以禦
吳楚。司馬懿閉營而困諸葛亮。此皆全軍制勝。
不戰而卻敵。是知大將臨戎以智爲本。今之用
人類將家子。或死事孤兒。進非幹略。雖竭力盡
誠。不免於傾敗。若之何用之。且建功者言其所
濟。不言所來。言其所能。不言所藉。若陳湯呂蒙
馬隆孟觀。悉出貧賤。而勲伐甚高。不聞其家世
將帥也。故陰陽不和。握土爲相。蠻貊不廷。擢拔
爲將。今以四海之廣。億兆之衆。豈無卓越之圭。

請說賞罰
馬察

臣恐未之思乎。又賞者禮之基，罰者利之本。禮宗則謀夫竭其能，賞厚則義士輕其死。刑正於君子，勗其心；罰重則小人懲其過。賞罰者軍國之綱紀，政教之藥石。吐蕃本非疆敵，而薛仁貴郭待封至棄甲喪師，脫身以免。國家賞罪止削，除網漏吞舟，何以過此。雖陛下顧收後効，然朝廷所少，豈此一二入乎。夫賞不勸，謂之止善，不懲，謂之縱惡。臣既疎賤，干非其事，豈欲聞下君臣生薄厚哉。正以刑賞一虧，百年不復。

國無賞罰。雖堯舜不能爲。今罰旣不行。賞復
難信。故議者皆謂比日征行。虛立賞格。而無其
實。蓋忘大體之臣。恐資勲庸。竭府庫。留意錐刀。
以爲益國。所謂惜毫釐。矢千里者也。且黔首雖
微。不可以欺。安有寓不信之令。設虛賞之格乎。
自蘇定方平遼東。李勣破平壤。賞旣不行。勲亦
淹廢。歲月紛淆。真僞相錯。臣以吏不奉法。慢自
京師。僞勲所由。主司過也。其則不遠。近在尚書
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挾天下知之。

省中然未聞斬一臺郎戮一令史。挾天下知之
陛下何炤遠而不炤近哉。神州化首，文昌政本。
治亂攸在，臣故冒死而言。夫明鑑所以照形往
事，所以知今。臣請借近以爲諭，貞觀中萬年歲
司馬玄景舞文飾智，以邀乾沒。太宗棄之都市，
後征高麗，總管張君乂不進擊賊，斬之旗下。臣
以爲僞勲之罪多於玄景，仁貴等敗重於君乂，
使早誅之，則諸將豈復有負哉。慈父多敗子，嚴
家無格虜。且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節儉。臣
恐陛下病之於不廣大，過在於慈愛。斯日月一

蝕也。又今將吏貪暴，所務口馬財利。臣恐戎狄之平，未可旦夕望也。凡人識不經遠，皆言吐蕃戰前隊盡，後隊方進。甲堅騎多，而山有氣瘴，官軍遠入，煎無所獲，不積穀數百萬，無大舉之資。臣以為吐蕃之望中國，猶孤星之對太陽，有自然之大小不疑之明暗。夷狄雖禽獸，亦知愛其性命。豈有前盡死而後進哉？由殘迫其人，下所願也。必其戰不顧死，則兵法許敵能圍，當以知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橫屍蔽

知筭取之何憂不克哉向使將能殺敵精屍散

野歛其頭顱以為京觀則此虜聞官軍鐘鼓望
塵卻走何暇前隊皆死哉自仁貴等覆師喪氣
故虜得跳梁山谷又師行必藉馬力不數十萬
不足與虜爭臣請天下自王公及齊人皆籍之
口人稅百錢又弛天下馬禁使民得乘一人馬
不為數限官籍其凡勿使得隱不三年八間畜
馬可五十萬即詔州縣以所稅口錢率之若王
師大舉一朝可用且虜以騎為彊若一切使人
乘之則市取其良以益中國使得漸耗虜之

西人
眾請風寒
暑帽人
李濟前於林

義和利
安和
歎願亦草具

盛國家之利也。高宗善之。

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請用寒族胡人

玄宗天寶六載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

胡人

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為將怯當矢石不若

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

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為朝廷盡死上

悅其言始用安祿山

楊國忠韋見素請除安祿山為平章事召訪闕

天寶十四載安祿山請以蕃將五十二人代漢

將韋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

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楊國忠見素後復言於

上曰臣有策可坐銷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

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楊國忠見素後復言於

上曰臣有策可坐銷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
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分領陽平
盧河東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
發

裴耀卿論蓋
嘉運不足立
事

玄宗時特進蓋嘉運破突騎施還詔為河西
右節度使因令經略吐蕃嘉運以新立功日
邀未赴屯尚書左丞相裴耀卿言於帝曰嘉運
精勁勇烈誠有餘然臣見其誇言驕色竊憂之
恐不足與立事今盛秋防邊日月已薄當與

裴耀卿

卷三十五

七

中士卒相見若不素講雖決在一時然非制勝
 萬全之義且兵未及訓不能知法士卒懷惠
 可共心使幸而有功非師出以律之善又萬人
 之命倚於將示不得已故鑿白門而出今酣奴
 朝夕胖肆自安非愛人憂國者不可不察苟不
 易帥宜嚴詔申約以督其行帝乃使嘉運前赴
 卒無功還

李抱玉自請
 尋備龍坂

代宗大曆六年副元帥李抱玉上言凡所掌之
 兵常自訓練今自備龍坂于扶交綿亘三千餘

俱下臣保固沂隴則

兵常身訓練令... 漢軍連于扶文綿直三千餘

俱下臣保固汧隴則

進兵扶文則... 尾不贖進

遠無從... 得專備辦

抵詔從之

大曆十四年崔寧在蜀... 至是入朝吐蕃

與南詔合兵三道入蜀... 能禦州縣多也

上憂之趣寧歸鎮... 曰蜀地富饒寧

據有之貢賦不入... 則義不

可奪是蜀地敗故失之... 不若留

奏議

卷一百一十五

二十一

楊炎請勿
崔寧遠鎮

發范陽戍兵雜禁兵往擊之。何曼不克。因得
親兵於其腹中。蜀將必不敢動。然後更授他帥。
使千里沃壤復為國有。是因小害而收大利也。
上遂留寧。

德宗時翰林學士陸贄上奏

贄又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略曰田悅雪亂之

始氣盛力全恒趙青齊迭為唇齒陛下既詔為

燧委之專征抱真李芑聲勢相援于時士吏畏

法將帥感恩俱蘊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邀

陸贄請勅韓
說劉洽贍恤
保持曲環一
軍
請令李愬光
帥師救襄城
之圍李芑還
鎮為東都之
據

利之舉故能累推堅陣深抵窮巢元元而心幸脫於

法將帥感思俱茲臨勝殘盡敵之誠未有爭功也
利之釁。故能累推堅陣。深抵窮巢。元惡幸脫於
俘囚。兇徒幾盡於鋒刃。臣故曰剋敵之要在乎
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此其明效
也。田悅旣敗。力屈勢窮。且皆離心。莫有固志。乘
我師勝捷之氣。躡亡虜傷夷之餘。比於前功。難
易百倍。旣而大軍遂駐。遺孽復安。其後餽運日
增。師徒日益。于茲再稔。竟不交鋒。量兵力則前
者寡。而今者多。議軍資則前者薄。而今者厚。論
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

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兇黨則前者盛而今者廢
揣敵情則前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
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而中止本末殊趣前
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非其人
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利不爲用
此自昔必然之效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
此乎在陛下熟察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
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紓目前之虞或興意外之
患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來

患是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脩近而其遠自來

多方以救失者莫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

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

儻或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校禍患之重輕

辨攻守之緩急臣謂幽薊恒魏之寇勢緩而禍

輕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緩者宜圖之以

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

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自胡羯稱亂首起薊

門中興已來未暇芟蕩因其降將卽而撫之

廷置河朔於度外殆三十年非一朝一夕之

所

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羸，偷全餘生，無復
 遠略。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朱滔卒材，多疑少決。
 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師，事起無名，眾情
 不附。進退惶惑，內外防虞，所以纔至魏郊，遽又
 退歸巢穴。意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
 禦其衝，弁汾洛潞，壓其腹。雖欲放肆，亦何能為。
 又此郡兇徒，互相切制，急則合力，退則背憎。皆
 是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臣
 魏之寇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
 畏於吞噬。

請幽

魏之寇勢方緩而禍漸輕希烈忍以傷果於吞噬

據蔡許富全之地。益鄧襄鹵獲之資。意殊無厭。兵且未弔。東寇則轉輸將阻。北窺則都城或驚。此臣所謂汝洛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代朔邠靈之騎士。自昔之精騎也。上黨盟津之步卒。當今之練卒也。悉此疆勁。委之山東。勢必於將多。財屈於兵廣。以攻則曠歲不進。以守。數倍有餘。各懷顧瞻。遞欲攜倚。此臣所謂緩之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戍太多。李勉以文吏之。初當差。郊奔突之會。哥舒曜以烏合之衆。扞襄野豺狼。

之羣陛下雖連發禁軍以爲繼援累勅諸鎮務使協同。睿旨殷憂人思自效。但恐本非素習。令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李芄還鎮爲東都之援。汝洛旣圍。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右賦車。籌之擾滅。山東飛芻輓柴之勞。無以則禍亂不生。息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

於未然徵發旣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
選良圖。此於紆亂解紛。抑亦計之次也。議者若
曰。河朔羣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生患。此
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前歲伐叛
之初。唯馬燧抱真李芑三帥而已。必難。以
戰必強。是則力非不足明矣。洎遲。不進。乃請
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師以繼之。而水。以往矣。猶
曰未足。復請益師。於是徵朔方全軍以赴之。而
懷光往矣。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則

奏議

卷二百三十六

二十八

師不在衆又明矣。然而可託以爲解者，必曰王師雖益，賊黨亦增。曩獨田悅實臣，今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曰悅，皆蓄銳養謀，劇賊之方彊者也。尋而田悅實臣殲夷，雖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知乘其後。是則殘勢不滋於曩日，王師有益。昔時又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衆，當田悅朱滔武俊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雖此田悅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況留

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能自守况留

抱真馬燧足得觀釁討除是則減兵東征勢必無患又明矣留之則彼為冗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危為安息費從省舉一而兼數利惟陛下圖之。

請賜李懷光手詔示以李

晟移軍城東

事錄

請因李晟移

軍就東遣李

建徽楊惠元

令軍前往

贄又奏

贄又奏曰懷光當管師徒足以獨制兇寇逗留未進抑有他由所患太强不養傍助比者又遺

李晟李建徽楊惠元三節度之衆附麗其營無益成功祇足生事何則四軍接壘羣帥異心論

議

卷三十六

二十一

勢力則懸絕高卑。據職名則不相統屬。懷光輕
晟等兵微位下而忿其制不從。心晟等疑懷光
養寇蓄姦而怨其事。多凌已端。居則互防飛謗。
欲戰則遞恐分功。齟齬不和。嫌釁遂構。俾之同
處。必不兩全。强者惡積而後亡。弱者勢危而先
覆。覆亡之禍。翹足可期。舊寇未平。新患方起。憂
歎。上消慝。未萌其次救失。

難一戍委而不謀。何

軍就東建徽愚

元勢轉孤弱。為其吞。理在必。然也。日雖有良

元勢轉孤弱。爲其吞噬。理在必然也。日雖有良圖。亦恐不能自拔。拯其危急。唯在此時。今因李晟願行。便遣合軍同往。託言晟兵素少。慮爲賊泚所邀。藉此兩軍。迭爲犄角。仍先諭旨密使。促裝詔書。至營卽日進路。懷光意雖不欲。然亦計無所施。是謂先人有奪人之心。疾雷不及掩耳者也。夫制軍馭將。所貴見情。離合疾徐。各有宜適。當離者合之。則召亂。當合者離之。則寡功。當疾而徐。則失機。當徐而疾。則漏策。得其要。契其

時然後舉無敗謀。措無危勢。今者屯兵而不肯
 為用。聚將而罔能叶心。自為鯨鯢。變在朝夕。留
 之不足以相制。徒長厲階。析之各競於擅能。或
 建勲績。事有必應。斷無可疑。解鬪不可以不離。
 救焚不可以不疾。理盡於此。惟陛下圖之。

請許將帥專
 行不必每事
 進取中旨

贊又奏略曰。寇盜充斥。乘輿播遷。人心有觀變
 之搖。王室無自固之重。秦梁迴繚。千里而遙。臨
 之以威。則力勢不制。授之以策。則阻遠不精。頃
 者驟降詔書。教諭羣帥。事無大小。悉為規裁。及

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垂聖謀。豈

乎章表陳誠使臣復命進退遲速率垂聖謀豈
皆樂於違忤哉亦由傳聞與指實不同懸筭與
臨事有異故也設使其中或有肆情奸命者陛
下能於此時戮其違詔之罪乎臣竊恐未能也
陛下復能奪其兵而易其將帥乎臣亦恐未能
也是則違命者既不果行罰從命者又未必合
宜徒費空言秬勞睿慮匪唯無益其損實多何
則時方艱屯下陵上替凡在執干戈而衛社稷
者皆自譁勲業由已義烈發心安於專行病於

羈制陛下宜俯徇斯意因而委之遂其所安護
其所病敦以付授之義固以親信之恩假以便
宜之權待以殊常之賞其餘細故悉勿關言所
賜詔書務從簡要慎其言以取重深其託以示
誠言見重則君道尊託以誠則人心感尊則不
嚴而衆服感則不令而事成夫君上之權特異
臣下者唯不自用乃能用人其要在順於物情
其契在通於時變今之要契頗具於茲儻蒙究
思或有可取

李絳諫授吐
突承瓘開府
儀同三司

憲宗元和四年，上令左軍中尉吐突承瓘統神
策軍討王承宗，節制諸道兵馬。翰林中縷陳從
古無令中人統鎮師徒，諸道受其節制者，師出
不律，軍必無功。前後諫論一十八度，後宰相論
亦不允，遂依上旨。乃令學士李絳撰白麻，其日
絳又進狀稱：事實不可，適有進旨，召學士梁守
謙上手執一紙文書云：宰相悉言可任承瓘，而
學士不肯。如何？遂令中書出勅，踰歲承瓘果無
功，旋師。更寵授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中尉。絳謂

諸學士曰。絳謬蒙恩獎。超越諸公。當悉報恩。不顧獲罪。今吐突啟用兵之端。無擒敵之効。傷人費財。貽國大恥。虧損聖德。污辱史策。此事須上論。不敢迴避。履危之際。絳自上疏。不敢有累諸公。遂上疏極諫。

白居易請改吐突承璀為諸軍都監

翰林學士曰。居易上奏論吐突承璀職名略曰。國家故事。每有征伐。專委將帥。以責成功。近年以來。漸失舊制。始加中使命為都監。頃者韓全義討淮西之時。以賈良國為都監。近日高崇文

討劉闢之時。以劉貞亮為節度使。皆權宜。且為
近例。然則興王者之師。徵天下之兵。自古及今
未有令中使專統領者。今神策軍既不置行營
節度使。卽承璀便是節度使。又統諸軍。招討處置
使。卽承璀便是節度使。豈可制將都統。而使中使
兼之。臣恐四方聞之。必輕朝廷。四夷聞之。必笑
中國。王承宗聞之。必增其氣。國史記之。後嗣何
觀。陛下忍令後代相傳云。以中官爲制將都統。
自陛下始。臣又恐劉濟茂昭及桑維翰朝從史。乃至

諸道將校皆恥受承瓘指麾心既不齊功何由立此是資承宗之計而挫諸將之勢也陛下自春以來曾驅使承瓘歲月既久惡澤遂深陛下念其勤勞貴之可也富之可也至於軍國權柄動關治亂朝廷制度出自祖宗陛下寧忍徇下之情而自隳法制從人之欲而自損聖明必不得已事須用之卽望改爲都監且徇舊例雖威權尚重而制度稍存天下聞之不甚驚聽

論不能哇突
承瓘兵有四

吐突承瓘率師出討王承宗旣而兵老不決居

易又上言陛下討伐本委承璀外則盧從史范
希朝張茂昭今承璀進不決戰已喪大將希朝
茂昭數月乃入賊境觀其勢似陰相爲計豈得
一縣卽壁不進理無成功不亟罷之且有四害
以府帑金帛齊民膏血助河北諸侯使益富彊
一也河北諸將聞吳少陽受命將請洗滌承宗
章一再上無不許則河北合從其勢益固與奪
恩信不出朝廷二也今暑濕暴露兵氣熏蒸雖
不顧死孰堪其苦又神策雜募市人不悞于役

論孫琦不可

為鳳翔節使

論張奉國當

徐州用兵之

時及李琦作

亂屢立六

宜為節度

李絳請乘

擬諫逐除一

脫奔逃相動諸軍必搖三也回鶻吐蕃常有游

值聞討承宗歷三時無功則兵之彊弱費之多

少彼一知之喪入寇渠能首尾哉兵連事

生何故蔑有國事至而罷則損威失柄祗可

逆防不可追悔亦會承宗請罪丘遂罷

憲宗嘗言居易又論孫琦狀

言易又論張奉國狀

徽宗寶曆元年朝廷得劉悟遺表議者多言上

言曰張奉國胡吳不可許李絳疏

將兼程赴鎮

李惟清論節

費用在選將

帥

宋太宗淳化三年李惟清選給事中充鹽鐵使
遂以帳式奏御太宗曰費用若此民力久何以
堪如何減省卽便裁度惟清曰比開寶軍興之
際其數倍多蓋以將帥未得其人邊事未寧此
兵至密也臣聞漢有衛青霍去病唐有郭子儀
李晟西北望而畏之如此則邊事息而支用減
矣望慎擇將帥以有威名者俾安邊塞庶節費
用上曰彼一時此一時也今之西北變詐與古
不同選用將帥亦須深體今之機宜韓彭雖古

奏議

卷三百三十六

三五

之名將。以彼時之見制。今之敵。亦恐不能成功。今縱得人。未可便如古委之。此元機事。卿所知也。

孫何請于文
齊大之
節將師

真宗咸平元年。右司諫孫何上奏略曰。歷代將帥多出儒者。臣不敢援引三代。請以炎漢之後言之。光武有鄧禹。劉備有諸葛亮。西晉有羊祜。杜預。東晉有祖逖。謝元。符堅則有王猛。後魏有崔浩。梁則有謝艾。隋則有高熲。至於唐室。儒將尤多。若郭元振之鎮隴右。狄仁傑之帥河北。裴

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學

度之平淮蔡。溫造之定興元。此數臣者。皆有尊
主庇民之功。善始令終之德。一時武臣。未有出
其右者。朱梁後唐。以馬上爲治。文武之柄。離爲
二。文者專治筆硯。恥言軍旅之事。武者狃習戈
戟。罕有帷幄之謀。交相是非。坐觀成敗。今塞北
有未賓之狄。河西有強項之羌。偶未成擒。病在
此耳。夫善師不陣。上將伐謀。事權宜專。號令貴
一。古者元戎之外。餘皆偏裨。悉授指蹤。且無顧
望。近代加以副貳。參以監臨。事有嫌疑。動相牽

制而為將者。又多武人崛起。軍務稍遷。恩不足
以懷雜虜。威不足以御羣臣。鮮有司馬之兵法。
韓信之謀畫。亞夫之持重。穰苴之勇敢。或逗遛
而翫寇。或陰謀而擊敵。黠者假息事。皆出此。今
之節度使。昔之大行臺。今之都部署。昔之大總
管。將帥列衛。三今猶帶度支營。等使者。蓋元
戎之任。無不統攝也。原其責成之道。欲使民不
告勞。師有必勝。且耕且戰。足食足兵也。爰近代
始有供軍糧料之名。隨軍轉運之目。使額既衆。

適從無所司計者不知尺籍伍符之數握兵者
不恤飛芻輓粟之苦羣口交沸互相督責託稱
上旨而實戾成筭動必中覆而大費官帑陛下
何惜上將之旗鼓通侯之印綬不於文資大臣
擇訪委以節制而使此二虜時聳邊方唯祀與
戎斯爲大事唯名與器必在得人改而更張正
在今日願陛下洞開城府妙選公卿勿俾武人
擅其權勿使中使撓其事閫外之漕輓一以付
之。境。內。之。租。賦。權。利。一。以。與。之。使。其。牛。酒。犒。軍。

黃金傾敵。舊所謂監陳先鋒之類。成取偏將爲之。仍今稟其節度。臣見幽薊之故地。河湟之舊墟。三年之內。皆爲國家郡縣。與夫列校齊驅。近臣。迷往。不可同年語矣。陛下若謂今之武臣。宣力已久。不可勃然改革。自可伺其秩滿。俟其員缺。互以儒將代之。統兵。導其前勞。改授近地。況文武參用。典故具存。亦非聖朝創立此制。太祖以不殺之誓。降巴蜀。平吳潤。下荆湖。太宗以非常之謀。三平。公。勇。夫。也。求。海。泉。豐。功。厚。利。炳。在。

李迪請分關
右兵付曹瑋

溫平第。燕之不可。權詠如此之久也。神武待陛下而

真宗時。李迪為翰林學士。召對龍圖閣。命起草
詔。徐謂迪曰。曹瑋在秦州。屢請益兵。未及遣。據
辭州事。第怯耳。誰可代瑋者。迪對曰。瑋知鳴。斯
囉欲入寇。且闕關中。故請益兵為備。非法也。且
瑋有謀略。諸將皆非。其比何可代。陛下重發。壬
豈非將上皇聖號。惡兵出宜秋門邪。今關右兵
多。可分兵赴瑋。帝因問關右兵幾何。對曰。臣向

論曹瑋與喃
厮囉戰必勝

在陝西以方寸小冊書兵糧數備調發今猶置
 佩囊中帝令自採取自黃門取紙筆具疏其之
 當留兵若干餘悉赴塞下帝顧曰真所謂頗牧
 在禁中矣未久喃厮囉果犯邊秦州方出兵復
 召迪問曰瑋此舉勝乎對曰必勝居數日奏至
 瑋與敵戰三都谷果大勝帝曰卿何以知瑋必
 勝迪曰喃厮囉兵遠來使謀者聲音以某日下
 秦州會食以激怒瑋瑋勒兵不動坐待敵至是
 以逸待勞也臣用此知其勝帝益重之

晉書 卷三十一 奏請 三十一
 特議者欲以金谷... 魏史中...

賈昌朝請選

五代楊崇勳

昭亮

時議者欲以金箱啗契丹使攻元吳御史中丞
賈昌朝曰契丹許我有功則責報無窮矣力止
之乃上言曰太祖初有天下監唐末五代方鎮
武臣土兵牙校之盛盡收其威權當時以為萬
世之利及太宗時將帥率多舊人猶能仗威靈
稟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近歲恩倖子弟飾
厨傳欽名譽多非勲勞坐取武爵折衝攻守彼
何自而知哉然邊鄙無事尚得自容自西羌之
叛士不練習將不得人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

奏議

卷二百三十六

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太過之弊也。況親舊恩倖出卽爲將。素不知兵。一旦付以千萬人之命。是驅之死地矣。此用親舊恩倖之弊也。崇勳李昭亮尚任邊鄙。望速選士代之。古鎮守臣。無數更易。刺史以上。宜慎所授。以待有功。此救弊之一端也。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二百三十六終

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百三十六終



天津市圖書館

1957年11月



温州市图书馆

WENZHOU LIBRARY